

世界级畅销书

《世界是平的》

作者 Thomas L. Fried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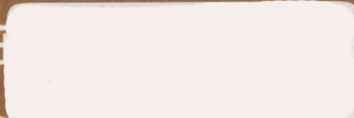
托马斯·弗里德曼

预测未来全球发展

新趋势!



曾经的辉煌

我们在  关键

美国怎么了? 中国怎么办?

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国家财政赤字、能源消耗模式

——四大危机显示出曾经辉煌的美国当今政治体系和核心价值的崩裂。

世界是平的, 高速发展的中国也必将面临这四大挑战,

——美国历史提供了五种成功的秘方, 我们如何借鉴与应对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HOW AMERICAN FELL BEHIND IN THE WORLD IT INVENTED AND HOW WE CAN COME BACK

THAT USED TO BE US

[美] 托马斯·弗里德曼 迈克尔·曼德鲍姆 / 著 何帆等 / 译 CS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曾经的辉煌

—— 我们在新世界生存的关键 ——

HOW AMERICAN FELL BEHIND IN THE WORLD IT INVENTED AND HOW WE CAN COME BACK

THAT USED TO BE US

[美] 托马斯·弗里德曼 迈克尔·曼德鲍姆 / 著 何帆等 / 译

CBS

K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曾经的辉煌 我们在新世界生存的关键 / (美) 弗里德曼,
(美) 曼德鲍姆著 ; 何帆等译. — 长沙 : 湖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12. 9

书名原文: That Used to be US

ISBN 978-7-5357-7326-5

I. ①曾… II. ①弗… ②曼… ③何… III. ①美国—
社会发展—研究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9251 号

原书名: THAT USED TO BE US by Thomas L. Friedman and Michael Mandelbaum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2)
By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获得本书中文简体版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权。

版权登记号: 18-2011-23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中涉及的任何内容或观点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任何纠纷均与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无
关。

曾经的辉煌 我们在新世界生存的关键

著 者: [美] 托马斯·弗里德曼 迈克尔·曼德鲍姆

译 者: 何 帆等

责任编辑: 孙桂均 李 媛

出版发行: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 本社直销科 0731-84375808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 宁乡县金洲新区泉洲北路 100 号

邮 编: 410600

出版日期: 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12000

书 号: ISBN 978-7-5357-7326-5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毋庸置疑，中国的铁路系统比我们好，新加坡的机场比我们好。
现在中国有了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这曾经是我们的骄傲。**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2010年11月3日

THAT USED TO BE US

*How America Fell Behind
in the World It Invented and
How We Can Come Back*

新版序言 美国正在中场休息

像很多电影观众一样，我们两个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的影迷。我们对他的景仰之情，在2012年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的全美橄榄球联盟（NFL）超级杯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达到顶峰。当时，汽车厂商克莱斯勒公司请他拍摄了一部名为《美国正在中场休息》的商业广告，向超过1亿名观众播送。

伊斯特伍德用两分钟的时间就概括了本书的主要议题：我们的国家已经在走下坡路——我们称之为糟糕的上半场。但是，我们拥有重整旗鼓所需的一切资源和才能。我们曾经转败为胜，我们可以重塑辉煌，但这只有在我们团结一心完成正确而艰难的使命时才有可能。伊斯特伍德的原话是这样的：

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两队都在更衣室讨论如何在下半场赢得比赛。美国现在也是在中场休息。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他们深受伤害，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重新振作起来。我们都很恐惧，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底特律人似乎知道一点答案。他们几乎失去了一切。但现在我们众志成城，我们重返赛场。我这一辈子经历过很多艰难时代，很多人生低谷，

当时我们彼此间并不理解。分裂、冲突和责骂的迷雾让人难以看清前路，我们似乎会时不时失去信心。但经过这些考验之后，我们将在正确的航线上重新集结，团结一心——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在艰难的时代里寻找前路，如果找不到，我们便自己闯出一条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向前进。我们如何奋起直追？我们如何团结一心？我们如何赢得胜利？底特律告诉我们，我们能行。他们能做得到，我们所有人也能做得到。这个国家不会一蹶不振。我们将奋起直追，到那时，全世界都将听到我们前进的轰鸣声。是的，现在是美国的中场休息。我们的下半场即将开始。

我们同意。我们希望这本书成为美国下半场的比赛计划，一份如何应对挑战与机遇的路线图，这将决定美国能否一如既往地延续世代传承的繁荣，并继续履行我们必须履行的稳定全球的使命。自从本书于2011年问世以来，这些挑战时刻盯着我们，从未改变——或者说从未解决。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没有改变：如果不能共同采取行动，我们便无法解决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迫切需要两大政党之间以及金融、能源和教育领域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完成一系列“大交换”（Grand Bargains）。

一开始，我们需要一个短期计划，通过专项的投资，帮助改善美国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学校、宽带和公共交通等，同时以此刺激就业增长。不过，要通过国会实施这样的短期计划，并确保它不会增加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我们必须同时制订一个从根本上缓解结构性财政失衡的长期计划。这需要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完成一项“大交换”，包括福利和税收改革以及增加额外的政府收入等。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环保主义者和油气产业在能源问题上的“大交换”。这样的方案将包括为使用“水力压裂法”开采天然气以及从偏远地区开采石油的行为建立最高级的环保标准，使美国能充分利用其丰富的

油气资源。在过去的5年里，受益于钻探技术改良、汽油中更多的添加生物燃料、汽车油耗标准的改进，美国才扭转了能源对外依赖度连续二十年上升的势头。2011年，美国的国内资源满足了80%以上的国内能源需求。能源专家预计，如果我们继续合理开发这些资源，美国可能会在2020年之前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清洁的油气生产者。这将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同时缓解我们对中东的担忧，提升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我们还将使用更加清洁的天然气代替煤电厂，同时将汽车轮船都改装成天然气动力，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不过，我们务必确保两件事情。首先，我们要用尽可能最安全、最环保的标准来钻探石油和开采天然气。其次，我们要逐步而稳健地使经济向更加清洁的能源体系转变（包括核能、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和天然气能源），同时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为此，我们必须对不想要的东西课税，即碳排放燃料，对我们想要的东西提供补贴和激励，以便用更少、更清洁、更具再生性的能源带给我们更多加温、降温、照明、运输所需的能量的系统。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大交换”无法实现，我们已经有了可行的技术，能源改革带来的额外成本并不高。如果这个目标落空，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在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失去竞争力，从而在下一代全球产业竞争中落败。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从70亿攀升至90亿以上，通过更少、更清洁的能源实现更快的增长将带动新一轮的创新浪潮。美国应当引领潮流。

我们还需要各代人之间的“大交换”。我们一方面要扩大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生效的医保计划，该计划将医保的覆盖范围扩大到3200万没有保险的美国人，同时，我们还要制订积极可靠的计划，控制医保成本。如果不予以控制，医疗成本将耗尽联邦的预算，并导致社会在养老院上的支出过度，而在幼儿园上的支出严重不足。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为过去一代投资，但更要为未来一代投资。

最后，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就业创造计划，这个计划需要鼓励更多

的人创业。如果我们想要增加雇员，首先要增加雇主。同时，我们还需要帮助更多的美国人获得 21 世纪产业和服务所要求的技能和教育。这需要劳动力、资本和政府之间的“大交换”。资本家必须想方设法在美国投资，劳动者必须确定自己会成为适应未来工作的熟练工人，政府政策则必须为两者创造条件。

美国劳工统计局不仅记录了美国的失业率，还统计了雇员无法胜任的工作数量。据统计，2012 年初，尽管整体失业率仍保持在 8% 左右，美国仍有超过 300 万个工作岗位空缺。如此看来，有太多的美国工人没有掌握数学、阅读理解或专业技能等方面的能力，而这都是发达制造业——未来美国本地仅存的制造业——对员工的基本要求。

2011 年 10 月，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对我们说，运气好的时候，他能从当地报纸了解到，诸如埃森哲之类的公司宣布在芝加哥增加了 500 个工作岗位。运气不好的时候，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技能短缺发呆”。在芝加哥，有成千上万的新工作机会无人胜任。他说：“有一天，我和两家医保软件企业的年轻 CEO 碰面，也是坐在这张桌子上，我问他们：‘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现在有 50 个工作机会，但我们找不到人。’”现在，在美国各地，无论是从雇主、蓝领和白领口中，你总能听到这样的抱怨。

美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岌岌可危。我们——劳动者、资本家和政府，共和党和民主党——需要共同行动，重新投资和激活我们所提到的美国五大成功秘方：为更多的美国人提供大专教育的渠道（职业、人文科学或数理学科教育）；更新我们的基础设施；接纳更多富有才华和活力的移民；设立管制措施，既要鼓励承担风险，又不能盲目支持不顾后果的冒险；在研发上投入更多资金，拓展物理、生物、化学、能源和材料科学的疆土。

想到这些，我们便很难忽略 2011 年苹果的创始人之一史蒂夫·乔布

斯 (Steve Jobs) 去世时, 美国人的百感交集。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爱迪生。一方面, 人们高度赞许这样一位美国创造精神的化身。20 世纪 70 年代从大学辍学以后, 乔布斯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开发出了一系列标志性产品——从 Mac 到 iPad, 从电脑动画到在线音乐商店。他身上有着很多典型的美国元素。另一方面, 在众多对乔布斯的讣告和颂词当中, 充斥着某种哀歌和痛苦的焦虑: 也许美国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天才了。

我们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 为了确保美国孕育出更多像苹果一样的公司以及像史蒂夫·乔布斯一样的创业家, 我们必须认真完成上面所说的国家议程。要做到这一点, 关键取决于政治, 而如今政治正是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我们的政治体系并未做好应对的准备。问题绝不仅仅是严重的政治分化。情况比这还要糟糕, 因为引起分化的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最令人悲哀的是, 当前美国政治不仅充斥着党派偏见, 而且常常偏离正题。当我们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 2012 年总统竞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如果火星此刻降临, 他们准会误以为目前美国最重要的议题是谁应该为避孕药买单、撒旦是否在接近我们的星球以及奥巴马总统是不是一个来自肯尼亚的秘密反殖民社会主义者。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文明, 还需要更多的真实。一直以来, 美国和它的领袖们不负众望, 他们既能奉行彻底的经验主义, 又能灵活运用, 而不是一味的坚持激进主义, 拒绝妥协。在如何达成目标的问题上, 我们从不期许消除所有分歧, 但我们最好明确我们共同的目标是什么。目前来看, 我们并没有做到——尽管美国理想中的目标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目前美国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应该是: 如何实现充分的增长, 如何创造足够的工作机会, 如何偿还我们的债务, 如何提高后世子孙的生活水平同时又不会破坏环境, 以及如何提供世界所需的全球领导力。

遗憾的是，现在有更多的共和党人认为，解决方式就是简单的重复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做法。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里根并没有做现在人们认为他所做的事，二是他真正做的事情也是发生在30年前的事了，现在世界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我们在书中所说，当里根面对由减税计划导致的政府预算严重失衡时，他多次同意增加税收——他喜欢称之为“扩充财源”，包括提高联邦汽油税。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最好降低税收而不是增加税收，但现在一切条件都变了。我们的国家负债超过15.7万亿美元——超过了我们每年的整体经济产出，相当于每个纳税人需要负担13.8万美元——与此同时，每年还要面对近1.5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值得赞许的是，奥巴马总统起码在言语上表现出推动预算改革的意愿。但是，他能否促使民主党接受医疗保险及社会保障领域的长期结构性改革，或者说他会尽多大的努力，仍是未知数。

简而言之，太多的共和党人想要回归他们凭空想象出的一个虚无缥缈的旧时代，这无论如何都和现在扯不上关系。而太多的民主党人虽然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仍想要一个超出他们的负担意愿或者这个国家的负担能力的大政府。

我们急需一场与我们生活的世界息息相关的实际议题的政治辩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如果民主共和两党无法实现我们需要的辩论，我们希望在这次大选中看到一位务实的中间派独立候选人，我们希望他有机会参与总统竞选辩论，对民主共和两党提出挑战，同时保持坦诚。大卫·沃克尔（David Walker）就是这样一位独立的思想家，他曾在1998年到2008年间担任美国的总审计长，现在是“唤回美国计划”（Comeback America Initiative）的CEO，这是一个致力于恢复美国财政秩序的无党派组织。我们同意沃克尔所说的，如今美国人“渴望三样东西——真理、领导力和解决方案”。不幸的是，民主共和

两党带来的只是“拖延——坐以待毙”，所以他们只能一次次地在“未进行充分尽职调查”的情况下做出回应。

沃克尔强调，预算问题所需的“大交换”显而易见。他称赞奥巴马总统专注于正确的指标，即总体债务占 GDP 的比率，并为促进经济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提供了短期建议，比如基础设施投资。但是，他认为这些建议必须“结合可靠的强制性计划来解决威胁美国未来国际地位和国内生活水平的结构性赤字问题”。从这方面来看，奥巴马在第一个任期内仍然不尽如人意。沃克尔指出，民主党一直“否认有重启社会保险谈判的必要”。

沃克尔认为共和党“同样没有恢复健全财政的计划”。他们不承认，如果按照目前的税收水平，即占 GDP 的 15%~16%，还是历史平均水平，即使占 GDP 的 18%，都无法解决我们当前遇到的结构性赤字问题。我们需要提高政府收入。美国的赤字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支出问题，但不仅仅是支出问题。沃克尔说：“我们每削减 3 美元的支出就需要增加 1 美元的政府收入，不包括利息。”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通过税收改革使税收体系“更加简洁、公正并更具竞争性”，同时提高政府收入。他说：“共和党人根本不信这些。”

比尔·盖茨在一次关于当前美国政治的访谈中对我们说：

现在我们欠缺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无法理性地认清现实以及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我觉得，当对问题的党派偏见较少的时候，国会里就会有人说：“好了，我要把时间花在我的委员会上，我得去了解一下交通或者住房问题。”他们能做得不错。他们不会卷入党派忠诚度的严苛考验。他们会邀请专家们加入委员会，美国也会更接近“专家型”政府。如今，政府的失职导致了目前的政治极化，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不，政府根本不应该插手。”或是：“是，政府应该深入参

与。”人们很少去讨论：“好的，告诉我你想让政府投入多少，我这里有最优的支出方案。”教育也一样，比如，我们的基金会正在为人事制度的实验提供专业帮助，我们知道，除非老师和学生最终认可而且效果更好，否则改革措施不会被广泛采纳。

虽然这些在当下极端党派化的环境中听起来很天真，但我们在政治问题上确需展现这样的智慧。盖茨说：“出了问题就要对政治体系进行调整，这就是美国能够成功渡过这么多次危机的原因……当我们关注预算和能源的时候不难发现，目前我们非常欠缺对于危机以及危机解决方案的共识。如果政府搞砸了，我们是需要更小的政府还是要改革政府？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必须一个一个领域，逐个去观察。”

这解释了为什么有一位负责任的第三党派候选人参与竞选，或者至少参与辩论确实很有帮助。如果有人能站出来说：“很高兴听到你们两位的看法，但是你们说的都不合理。选民们，让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即便大幅削减支出也必须提高税收。而且，不幸的是，这部分税收只有一部分来自最富有的人。你将不得不更加大规模地提高税收，同时削减支出。”那实在太难能可贵了。

盖茨总结道，所有这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我们寻求改变现状，而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擅于回避改变现状的体系，这种现状可能会错误地损害到一些人的利益。而我们一直在维持这种体系。现在，问题可能更加复杂。在能源或预算等领域，我们行进的航向与速度可能无法让我们如愿以偿”。所以，辩论的质量真的很重要，但不幸的是，现在“辩论并没有把焦点放在哪些选择是可行的问题上，而这本是它应该关注的问题”。

我们能否步入正轨不仅关系到美国的未来，还关系到很多其他的东西。自本书于2011年面世以来，世界越来越需要一个强大、稳定和有活

力的美国。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东亚地区，朝鲜的领导者——封闭、神秘而且拥有核武器——已经展开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权力交接。中东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易于开采的石油储量，而石油是全球经济最不可或缺的资源。在中东的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一系列政治动乱拖垮了长期执政的政府，而巴林和叙利亚等国的政府也遭到威胁。“阿拉伯之春”最终会催生什么性质的政权仍是未知数。与此同时，极端、激进的伊朗反西方政权仍在不遗余力地用核武器武装自己。在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欧盟，个别欧元区成员国的金融危机可能会将欧洲及其他洲国家拖入经济衰退，情况可能和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一样糟糕——可以想象的是，甚至更加严重和漫长。

数十年来，美国力量一直在东亚、中东和欧洲的稳定与繁荣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单靠美国的力量不足以解决它们的问题，但是如果缺少一个经济强劲、社会统一、政治自信的美国，这些问题将变得更加棘手。正如《金融时报》的编辑莱昂内尔·巴伯（Lionel Barber）所说，美国并没有“缺席新世界的缔造”，但它并不像原来那么强大，所以也不可能像原来那样“重要”。想想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刚在中东打了一场耗资2万亿美元的地面战争，政府赤字飙升，使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在婴儿潮一代（boomers）的退休需求和轰炸机（bombers）的军事需求之间做出权衡。

因此，对千千万万远在美国大陆之外的人们来说，美国需要的“大交换”同样关系到他们的安定和繁荣，这一点和生活在美国境内的人们并无两样。如果我们的政治体系仍然只能做出次优的政策回应，或者更糟糕，完全没有回应——因为这个体系仍然深受极端党派化的拖累，无法提出和回答公共政策领域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们生存在一个怎样的世界？”——全世界的人们都会受到影响。

总而言之，美国能否重整旗鼓——从落后中苏醒，或者用伊斯特伍

德的话说，完成一个漂亮的下半场——的赌注无法估量。这有没有可能？尽管面临诸多困难，政治趋势也令人沮丧，但笔者仍然充满信心。我们对美国未来的乐观来自于美国的过去。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曾经迎难而上，那时的挑战比现在更为棘手。我们也曾经成功完成自己的使命，那比今天国家福祉所需的“大交换”更加令人怯步。那个曾经发现困难、面对困难并最终克服这些困难的国家正是曾经的美国。我们仍然坚信，美国可以重塑辉煌。

托马斯·弗里德曼

迈克尔·曼德鲍姆

贝塞斯达，马里兰州，2012年4月

序言 在美国长大

本书的两位作者长年来关注的都是国际事务。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纽约时报》的国际记者和专栏作家，迈克尔·曼德鲍姆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事务高级研究中心的美国对外政策教授。读者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们两个会想起来写一本关于美国现状的书。答案很简单。我们两个相识已有20多年了。20多年来，我们几乎每周都会见面，一起讨论国际政治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在最近几年，我们发现，每一次见面讨论，开始谈论的是对外政策，最后话题都会转到国内政策上。我们会谈到，哪些现象美国也在发生，哪些现象在美国还没有发生。每一次，我们的话题都会转回美国，我们越来越觉得，美国在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挑战方面准备不足。

这一现象当然会对外交政策的制定有深远的影响。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经常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国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是否健康。如今，美国并不健康，无论从经济方面来看，还是从政治方面来看，我们都遇到很大的麻烦。这本书就是想讨论，我们为什

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如何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

我们要恳请读者包涵本书在写作方面的一个特点。在书中，我们经常会提到我们中的某一位遇到的故事、听到的轶闻、所做的采访。为了说清楚到底是谁，我们不得不这样来介绍自己：“汤姆^①回忆起”或“迈克尔曾写道”。由于我们两个人要合作写一本书，而书中又有大量的个人报告，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我认为”或“我们认为”。

熟悉我们的读者都知道，我们是作家，也是评论家，但是，我们还有更重要的身份，我们都是美国人。这很重要，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责任感驱使我们来写这本书。我们写作此书，并非仅仅出于政策研究的兴趣。所以，下面我们将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不是专家的简历，而是作为美国公民的经历。

汤姆：我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我住在一个叫圣路易斯公园的郊区小镇。科恩兄弟拍的电影《严肃的男人》（A Serious Man）让我们这个小镇名声大振，这部电影就是在我们镇附近拍摄的。和我年龄相仿，一起在这个小镇长大的有：参议员弗兰肯（Al Franken），科恩兄弟，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桑德斯（Michael J. Sanders），政治科学家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长期担任 NFL 教练的泰斯特曼（Marc Trestman）等。故乡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我来说，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让我变得非常乐观，我深信，我们可以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一致。

1971 年，《时代》周刊采访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安德逊（Wendell Anderson）。杂志上有一幅他的照片，他举着一条自己刚刚钓上来的

① 即托马斯的昵称。——译者注